



古杭雜記

說畧二十一

雜記二十一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
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
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
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
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
主山至廢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書

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
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
浸冷觚移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信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
學有詩云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
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
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

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
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
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
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百
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
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

陰閒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
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
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
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
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繪寶釵翻過齒痕輕
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
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

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
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
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
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
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
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

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
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
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獸自古
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
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
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
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
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
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
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
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
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
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

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
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
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
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
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
誰雞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
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
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

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
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
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
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
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
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製其第四百二

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
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
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
此炷香點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
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
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歛
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

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
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
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
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
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
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
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

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
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
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
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
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
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
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
癸酉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
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
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
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
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
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
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

讀史彙編
卷之九
七
不書院
賈承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之終不復
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
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
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
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
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死數人送葬者
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
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

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
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
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
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
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
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

訂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
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
國如此哉

李有撰

古杭雜記

終

家齋筆談

說畧二十二

雜記二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
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癡常騎驢往來鄭
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
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
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
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
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
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
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
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
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
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
死無子。而野有子。閒能襲父風。年八十餘
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死爲誌。

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
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
與指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
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
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牕牖皆用灰布。期
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
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

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寔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寔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寔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下數石而

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

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蕪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翊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卧于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

諸葛廟集
方家
詩院
為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鰲口
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
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
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
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
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
士之誅固已晚矣乃間有此明眼人乎過

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
像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
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
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
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
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
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
傳以為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

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丘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

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

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

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

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顛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大害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顛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

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
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
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
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
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
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
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
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

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
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
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
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
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
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
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器其首爲

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
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
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
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
操杖以從殆以爲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
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
間兒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
卽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

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
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
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
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
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
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
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

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烏輒先號鳴庭
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
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
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
澗水南有二石困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
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
旣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
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

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
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
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
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
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
石闊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
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
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

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
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爲不止爲洞
言也

宋鄭景璧撰

蒙齋筆談終

文昌雜錄

說畧二十三

雜記二十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
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
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
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卽成真
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
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

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

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貞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貞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

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啞
唳雌黃紫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
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
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
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
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

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
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
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
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
下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
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
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
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巳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

避暑熱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
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
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
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
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
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
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

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
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之
國其知禮如此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群黨於山林招撫
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
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竝無公
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欲

說文解字
文選釋義
五
書院
毀棄詔令煇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
為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
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
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碧褶
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為絅音局引急也帛為
褶褶袷也鄭云禪為絅有衣裳而裏者也
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

事云趙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
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纘嚴文
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使不舒
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
冠絳鞬一人緋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
唱呼入殿引音橫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
皇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泣官呵引至朝堂

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
蓋亦引隍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
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
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
散滿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
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
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
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
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
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
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
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

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
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蔗文其畧曰長兼淇
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
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
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
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
燭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

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取察以情登攝
甘蔗左近杜若江籬依原辨覆兩草各處
異列同欵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類
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
徒根翦葉斥出臺隅庶懲彼將來謝此衆
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此製者雖曰新
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

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為是也

文昌雜錄終

就日錄

說畧二十四

雜記二十四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

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

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

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

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

輿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

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

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
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
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
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
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
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
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
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

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
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
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
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
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
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
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
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

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

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

言身成集
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
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
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
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
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
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
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
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

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
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况天道福
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
彼以糊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
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
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以
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
行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

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卽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畧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鰐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

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

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
而爲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
氣嗟翁天隨氣而漲激瀆淳往來潮順天
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
山而水闊下有沙潭徒旱切南北亘之隔礙
洪波感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
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
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

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
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
爲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爲濤東海漁翁之
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
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
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
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
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

坎卦爲用故易說卦坎爲水爲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襁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曰冥器之

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微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恠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旣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

具酒殺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公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也不

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
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
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獄帝城隍且獄帝
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
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
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獄
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
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

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
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
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
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
未亡也憑籍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
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
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

於掣肘或恐玷己遂爲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

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羸給則與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旣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僞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耻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爲間有妻輩家以力奪

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
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
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
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就日錄終

書